

台湾散文名篇欣赏

张百栋 刘芳 编著

第三集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湾散文名篇欣赏 第三集/张百栋, 刘芳编
著.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1

ISBN 7-5361-2487-2

I. 台… II. ①张… ②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7398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787 毫米 × 960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115 千字

印数: 5001 ~ 10000 册

本集定价: 9.00 元

(全套定价: 27.00 元)



南岭梅（国画）



晏伟聪（国画）

序

殷穎

张百栋先生在出版《台湾散文名篇欣赏》第一集之前，经由台北联合报副刊的介绍与我通讯时，我颇为他苍劲古拙的钢笔书法所吸引，经过一段信函交往之后，我对张先生有了较深的认识，他不但是位十分出色的散文鉴赏家，更是一位写散文的能手。一般从事两岸文学出版的工作者，都强调文化交流，但张先生却先从散文欣赏切入，由深度的鉴赏而不着痕迹地融入了文化交流的目标。

张先生对散文的喜爱之深，阅读之勤，颇令人感动，由《台湾散文名篇欣赏》第一集出到第三集，他已经将台湾主要散文作者的作品都读遍了。

而他在这三本文集中介绍的文章，也都十分精辟与细腻，见解独到，令人佩服。

诗人余光中说过：“散文是作家的身份证。”写散文好像画家的基础素描，舞蹈家的身段与舞步，音乐演奏家的指法与弓法，都是最浅显、最基本的东西，但却是最扎实的真功夫。所谓易学而难工，要将一生沉潜其中，才能略窥其梗概。

张先生对散文兴趣的专注与坚持，正是本书第三集出版的最佳注脚。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日
于美国

目 录

绿梅（国画·南岭梅绘）	彩图 1
墨荷（国画·晏伟聪绘）	彩图 2
序（殷 颖）	（1）
李敖 还我万岁！	（1）
激扬奇峭 深刻犀利	
——读《还我万岁》	（7）
林文义 木刻猴子	（11）
舍其奴性 换个“活法”	
——读《木刻猴子》	（16）
林文义 市井人物志之三	（18）
悲乎时世 叹其人生	
——读《市井人物志之三》	（21）
郭嗣汾 小楼听雨	（24）
凄凄的美 醞醞的情	
——读《小楼听雨》	（27）
季薇 雨的抒情	（29）
雨丝情丝 丝丝牵魂	
——读《雨的抒情》	（32）

公孙嬿 杜威大道看落日	(35)
美哉落日 妙哉斯论	
——读《杜威大道看落日》	(41)
吴鲁芹 鸡尾酒会	(44)
人情世态 尽在其中	
——读《鸡尾酒会》	(53)
张晓风 小品文三则	(56)
寻常树木 灵光闪耀	
——读《小品文三则》	(60)
杏林子 听听 这小溪	(64)
心有灵犀 “溪语”入耳	
——读《听听 这小溪》	(66)
陈晓蕃 溪水	(69)
发思古情 叹人生调	
——读《溪水》	(72)
席慕蓉 花的极短篇	(75)
好梦难成 几丝惆怅	
——读《花的极短篇》	(82)
王鼎钧 天堂	(87)
汪洋恣肆 挥洒自如	
——读《天堂》	(92)
蒋勋 石头记	(95)

寄情于石 阐幽表微	
——读《石头记》	(98)
白先勇 蓦然回首	(102)
静观人世 卓尔不群	
——读《蓦然回首》	(116)
隐地 爸爸的心情	(121)
岁月无情 父爱无价	
——读《爸爸的心情》	(123)
毕璞 巧见枫红	(125)
一片枫林 几多惊喜	
——读《巧见枫红》	(128)
呼啸 寻梦	(130)
情系故园 梦断天涯	
——读《寻梦》	(132)
谢冰莹 爱晚亭	(135)
清音幽韵 曲终奏雅	
——读《爱晚亭》	(139)
尹雪曼 我爱全州	(142)
拒绝堂皇 驱逐伤感	
——读《我爱全州》	(146)
羊令野 云和鸽子	(149)
心存闲趣 海阔天空	
——读《云和鸽子》	(152)

阿盛 娘说的话	(155)
突出特征 淡墨皴染	
——读《娘说的话》	(160)
李金莲 在碧寮村度过的耶诞之夜	(163)
水中窥月 镜里看花	
——读《在碧寮村度过的耶诞之夜》	(175)
雪韵 小楼风景	(178)
清雅超俗 熠熠生辉	
——读《小楼风景》	(182)
喻丽清 把寂寞缝起来	(184)
缝住寂寞 留得辉煌	
——读《把寂寞缝起来》	(187)
郑明嫻 教授的底牌	(190)
固守自我 不亦快哉	
——读《教授的底牌》	(196)
张香华 木棉花开的路	(200)
告别冬天 盼来春天	
——读《木棉花开的路》	(205)
附录:	
一、我与台湾作家	(209)
二、历史不该像个女孩	(213)
三、没有傲气的陈之藩	(216)
后记	(219)

还我万岁！

李 敖

喊“万岁”本是中国老百姓表示开心的一种习惯。战国时候，冯谖替孟尝君向老百姓收债，见了老百姓，他竟把债权凭证一把火烧掉，老百姓开心了，就大喊“万岁”。其他像蔺相如奉璧到秦国的时候，大家就喊“万岁”；田单伪约降燕国的时候，大家就喊“万岁”；纪信骗项羽说刘邦投降的时候，大家就喊“万岁”；项羽把刘邦爸爸老婆送回的时候，大家就喊“万岁”；陆贾送上建国方略（新语）的时候，大家就喊“万岁”。林纾《畏庐琐记》中有“万岁”一条，里面说：

或问余曰：“民国立后，无论何地、何人、何事，苟致祝词，必呼‘万岁’，然专制之国，则专属之皇帝，庶人不能冒称，何也？”余曰：“此所以成为专制也！‘万岁’二字，特古人庆

贺之词。‘韩非子’巫覡之祝人曰：使君‘千秋万岁’之声聒耳。冯异传：时军乏食，赵臣将兵来助，并送缣谷。军中皆呼‘万岁’！马援传：援封侯，掾吏皆呼‘万岁’！耿恭传：恭为匈奴所围，绝水，凿井拜，新泉涌出。众皆呼‘万岁’！李固传：固蒙赦出狱，京师市里皆称‘万岁’！晋书张祚淫虐，张琚杀之，国人皆呼‘万岁’！‘唐书’郭子仪执酒与回纥誓曰：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万岁’！两国将相亦‘万岁’！观此则‘万岁’二字，不专为皇帝祝词，原可通称，民国之用此，盖复古也。”

林琴南这里说“‘万岁’二字，特古人庆贺之词”，是对的。“万岁”本来是中国老百姓喊自己的。老百姓说应酬话，有一些用“万”开头的字，像“万福”“万幸”等，“万岁”也是其中之一，多在喝酒庆祝时候用。后来这两个字，太好了，被统治者皇上看中了，于是，麻烦来了。顾炎武《日知录》中“人臣称万岁”条下，有这样的考证：

《后汉书》韩棱传，窦宪有功还，尚书以下议欲拜之，伏称“万岁”，棱正色曰，夫上

交不谄，下交不黜，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议者皆惭而止。然考之《战国策》书，冯援为孟尝君，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史记》但云坐者皆起再拜。）马援传言，援击牛酿酒，劳飧军士，吏士皆伏称“万岁”！冯鲂传言，责让贼延褒等，令各反农桑，皆称“万岁”！吴良传注，引《东观记》，岁旦郡门下掾王望，举觞上寿，掾吏皆称“万岁”！则亦当时人庆幸之通称，而李固出狱，京师市里，皆称“万岁”，逐为梁冀所忌，而卒以杀之。

亦可见其为非常之辞矣。顾亭林的考证，告诉了我们，在后汉的时候，就有人出面把“万岁皇家化”了，他们的理由是“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进而成为“非常之辞”。到了7世纪的696年，武则天甚至用“万岁登封”、“万岁通天”做年号了。到了唐朝末年，根本没人再敢自己用了。演变的结果，万岁就是皇帝，皇帝就是万岁，也就是万岁爷，皇后也借光，称万岁娘娘或万岁爷娘娘。

喊万岁，在祈使用法（the imperativemood）时习惯上不能喊一音，要一呼二呼三呼，要万岁万岁万万岁，马屁要这样一拍二拍三拍拍……，才算及

格。王三聘《古今事物考》中“万岁”条下说：

“诗”曰：“虎拜稽首，天子万年。”周有此礼矣。战国时，众所喜庆于君者，皆呼“万岁”。秦汉以来，臣下对见于君，拜恩庆祝，率以为常。

又在“山呼”条下说：

《汉武帝本纪》曰：“元封元年（前110）正月，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迄今三呼以为式，而号山呼也。“草木子”曰：“山呼，汉制也。自武帝祀嵩岳始。舞蹈，唐制也，自武后赐宋之问始。”

正因为被喊“万岁”如此风光，所以，权倾皇帝的人，也就不得不享受近似待遇；其中最有名的是明朝宦官魏忠贤。秦兰征《天启宫词》说：

魏忠贤生于正月晦日，……各衙门内官祝寿者，……当拜贺时，“老爷”、“千岁”，“千千岁”、“九千岁”之声，殷訇若雷，上彻御座。

吕毖《明朝小史》说：

太监魏忠贤，举朝阿谀，顺旨者，俱拜为千父。行五拜三叩头礼，呼“九千九百岁爷爷。”

从九千岁到九千九百岁，已经直逼“万岁”了。但是九千岁也好，九千九百岁也罢，究竟还不是“万岁”，还是不过瘾。记录上就有过士大夫拍魏忠贤的马屁，魏忠贤走过来的时候，大家磕头，大喊“九千岁”，魏忠贤还理都不理。魏忠贤不理的原因之一，可能觉得九千岁不过瘾。九千岁不过瘾，在太平天国就发生过。太平天国对天王洪秀全喊“万岁”，对东王杨秀清等喊九千岁。东王杨秀清不过瘾，要人喊他“万岁”。天王洪秀全质问他喊你“万岁”我这“万岁”该怎么说？杨秀清说喊你“万万岁”吧。后来太平天国内讫，杨秀清被杀，追究起来，争的就是这一千岁。虽然事实上，两个小子，加在一起，也只活不过 100 多岁。

正因为被喊“万岁”变成一种大写意，所以，“呼‘万岁’舞扑，涕而称臣”，就成了一种典型马屁的象征。甚至有一种大臣什么话都不说，专门会喊“万岁”。明朝宪宗成化五年（1469），万安入

阁，七年有彗星出现，大家说这是天心示警，告诉我们君臣之间太隔阂了，应该请皇帝见见我们，于是皇帝见了大臣。一个大臣刚讲完话，万安就磕头大喊“万岁”，表示要散会了，害得别人也没机会讲话。后来太监取笑大臣说，你们老怪皇上不见你们，见了你们又怎样？只会喊“万岁”！从此大家挖苦万安，叫他“万岁阁老”。

以上随手所举“万岁皇帝化”的一番流程与丑态，多少可使我们领略一个中文字眼的变化。我常说要了解中国，必须要用大学问做细功夫，深入浅出，以小见大。这一“万岁”字眼的处理，就是一个示范，告诉我们只有这样寻根究底，才能不受古人之骗，才能不受今人之欺。

结论是，“万岁”是一个被统治我们的人抢走的字眼，我们今后不再用“万岁”向统治者喊，才是一种还原、一种进步、一种觉悟。“万岁”本来就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字眼，我们要把它抢回来、抢回来，使它重新平民化。我们拒绝再让统治者用这一字眼作弄我们，我们要把人民的还给人民，——我们要“还我万岁”！

1984年1月10日晨5時半

激扬奇峭 深刻犀利

——读《还我万岁》

李敖（1935— ）生于黑龙江哈尔滨。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在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学习期间因在《文星》杂志上发表《老年人与棒子》，为学术界所瞩目。1962年在《文星》上接连发表《播种者胡适》、《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而名声大噪。其杂文在台湾影响很大。著有《涨价·涨价·买》、《江东·江东·飞》、《鸭子·鸭子·宰》、《真牌·假牌·赢》、《五十·五十·易》等。国内已有《李敖文集》出版。

李敖在台湾散文界中是属“第二代”的作家。其特点正如楼肇明先生在《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大系》散文卷二《崛起的山梁》前言中说的，他们“如崛起的山梁，载浮载沉，已无旧时的宁静；谷风呼啸而过，把审美范型的更新，创造性地发展民族的审美性格和文化性格，召唤到散文领域中